

# 慈禧傳

东方的维多利亚女王

慈禧太后贴身女官德龄公主详细披露  
清末女主的真实生活

德龄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 慈禧傳

德齡  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慈禧传 / 德龄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008-6543-8

I. ①慈… II. ①德… III. ①西太后(1835~1908)—传记 IV. ①K827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1808号

---

慈禧传

出版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傅 婷

责任校对 董春娜

责任印制 黄 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  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41

字 数 680千字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68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## 上卷 游园惊梦

- 丧舟 / 3  
春闺怨 / 8  
伴君如伴虎 / 15  
外寇与家奴 / 20  
微服出行 / 28  
飞上枝头 / 34  
昭君故技 / 40  
礼仪之邦 / 50  
棘手的外交 / 58  
卖国贼 / 65  
鬼门关 / 70  
同道堂印 / 75  
开火 / 81  
逃往热河 / 84  
火烧圆明园 / 90







- 勤王无人 / 93  
乐不思蜀 / 97  
曹寡妇入宫 / 101  
最毒妇人心 / 104  
杀机 / 110  
祸水之源 / 113  
三眼花翎 / 122  
较劲 / 127  
恭亲王 / 133  
割股取信 / 139  
聪明反被聪明误 / 143  
奸臣伏诛 / 149  
血染红顶 / 156  
湘军与淮军 / 161  
紫葡萄 / 167  
小皇帝 / 169  
欲火 / 172  
孝子娱亲 / 176  
安德海 / 186  
圣旨 / 193  
洋鬼子 / 197  
筹钱法门 / 204  
移花接木 / 209

## 中卷 滚滚红尘

- 早熟的皇帝 / 213  
化外之民 / 217  
选美 / 220

天花 / 225  
战报 / 230  
保民义举 / 232  
同治之死 / 236  
难言之隐 / 240  
可怜的皇后 / 244  
国耻 / 248  
泄密 / 258  
左宗棠 / 262  
翊坤宫的朝靴 / 268  
戏子 / 276  
两宫较劲 / 283  
古柏 / 288  
糊涂钦差 / 291  
太后小产 / 293  
断人财路 / 299  
越南兵燹 / 304  
武则天 / 322  
峒元道士 / 330  
选妃 / 340  
各怀鬼胎 / 349  
玉帛相将 / 362  
无能为力 / 374  
密约 / 379  
苍蝇与老虎 / 386  
囚居孤岛 / 409  
大阿哥 / 416



## 下卷 浮云宫殿

- 义和团 / 423  
野火燎原 / 446  
珍妃之死 / 461  
驴儿年 / 476  
和谈 / 485  
兔死狗烹 / 502  
金口 / 512  
日俄之战 / 526  
热血 / 541  
悲情男女 / 552  
风里杨花 / 579  
母与子 / 594  
浮云蔽日 / 613  
瀛台泣血 / 633





上卷  
游园惊梦





## 丧 舟

吴棠知道赍仪误送到满洲贪官惠征的丧舟去了，要追讨呢，又像笑话。听家人说，船上的满洲姑娘生得十分娇美，也想看看，便索性亲自慰唁一番，把兰儿看个饱。

圆明园里军机值房的章京和军机大臣们，虽然是那样拉长着面孔，可并不是忧虑着东南边有太平军，北边有捻党，四面八方反抗着爱新觉罗皇朝的统治，使这些满洲大臣感到末日来临。因为那时候太平天国的攻势已在数路上被阻遏了，捻党捣乱山东数地也被招抚了。那么，他们忧虑英法美俄四强军舰集结在大沽口的威胁吧？也不是！因为那些列强要求的条约，已经原则上被咸丰皇帝接受，也派了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到上海会议善后，连英人苛刻的要求：解散广东闹着的反英民团，撤回两广总督黄宗汉，那样辱国的要求，也被接纳了，所以军机大臣不会为这些事情发愁。他愁的是他的鸦片烟瘾快起头了。

今天带的烟泡有点儿不济事，不知是否被家里的人混了红枣膏在烟膏内，骗他戒烟。这烟瘾，腰带上的鼻烟壶儿也顶不住。还有杨玉楼今天唱的戏，为了当值，竟错过了没去听，耳神也有点儿发痒了。

正在无聊，却听到园内福海的岸边，几百宫女曼声呼唤着：“安乐渡！安——乐——渡——”晓得皇帝又在“如在天上”船里作乐了。

时间是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晌午，薄云笼着太阳，蝉声聒在树梢，一顶轿子由四个太监抬着，另一个执事的小太监傍着轿子走到丽春门，经过军机值房。军机大臣认得那小太监正是伺候醇邸福晋的李莲英，便堆着笑迎出来，截问道：“皮硝李，没见你几天，又长高了。”

李莲英含笑打千，回道：“四爷很会取笑！奴才刚才出去领轿子，不是见过四爷么？恐怕咱们福晋等轿子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李莲英的面孔活像一张硝过的皮革，毛孔一颗颗布在面上，有一只阔大的鼻头，上面也像是橘子皮似的，并不光滑，嘴唇厚大鲜红，年纪才十七岁，身材已长

得和大人一样高壮。有人说他的“皮硝李”诨名来由，是因他幼年曾做皮硝匠学徒，其实那只是就他的面孔起的诨名。

军机大臣穆荫撑不住打个呵欠道：“我托你带的带来了吗？你只顾等福晋轿子，不管我等得慌。”

李莲英忙笑道：“为着四爷才耽搁了这一会儿，这里便是四爷要的宝贝儿。”

穆荫接过那只象牙盒子，连忙揭了，取得一片烟泡放在嘴里，才挥手道：“不耽搁你的事了，快押轿子进去吧！”

李莲英站起来押着轿子，自往园里去了。穆荫像大病回苏似的咽着烟泡，向章京手里接过一杯茶，还未曾放到唇边，只见一个章京策马跑到值房前，霍地跳下马来，屈膝打个千，禀道：“爷，这儿有天津急电，已经译好了的。”

这封天津急电，报告的是：

英国兵船强入大沽口，用炮轰断了封锁港口的铁链。

军机大臣登时呆了，连喊道：“啊呀！这还了得！这还了得！僧格林沁干着什么事体呀！”说着，急忙端整了衣冠，携了这封直隶总督恒福拍来的电报，便向圆明园里见驾。

他走进丽春门，关照了侍卫太监，跟着太监到“渊停镜澈”码头，远见李莲英扶着醇福晋刚刚踏上码头来，在码头的是醇福晋的胞姐懿贵妃，皇帝还在船上的宝座上，要等各人伺候好了才上岸的。此时船上还有八个太监在宝座后边侍立着，八个宫女在前边跟醇福晋上来，分两排伏地，这八个太监才分出四个绕出座前，四个在后，便将宝座捧起来。咸丰皇帝像是一尊木偶神像似的一步不移，便被捧上岸来了。他的面孔是那样苍白，像是好几夜失眠的样子，年纪不过二十几岁，三十未到，已经给太多的享乐、太多的忧愁交攻得像四十岁的人。

太监总管崔长寿走过去，向座前屈着膝奏道：“当值军机大臣穆荫，接到天津急电，进来见驾。”

咸丰扬一扬眼，穆荫早伏跪下来。

咸丰攒眉道：“又是什么急事？着他到敷春堂来吧！”

旁边站着的懿贵妃才扶住妹子，听到有天津急电，心里一动，笑容顿敛。

咸丰侧过头吩咐道：“兰儿，你先回‘天地一家春’等我。”

穆荫头也不敢抬，只见太监的脚在眼前移动，他们是抬着宝座由东墙根过敷

春堂去了，他才爬起来跟了崔总管随驾入去。

剩下在码头的懿贵妃，很扫兴似的远望着敷春堂，一面拉了妹妹，向梧桐树下一个石凳上坐着。

“只怕又是鬼子们捣乱子哩！去年他们占据了大沽炮台来交涉，提了五十六条款，什么他们的人犯了罪，咱们也不能惩办，要由他们的领事官惩办啦！还勒索了六百万两赔款，这宗事儿还未了结，广州还给他们占据着。咱们的官兵也不晓得养着来干什么的！把咱们天朝的面子扫尽了。有天我总得给鬼子们一个颜色。”她忧悒地说。

醇福晋说道：“姐姐管他怎的，那是男人们管的事吧！”

懿贵妃道：“那很难说！只是我忘记了要托妹妹一件事，今天邀妹妹进来原也为这件事，只因憨爷在旁，不好说。”

她们用满洲话叫皇帝“憨爷”。

“是什么事呢？姐姐！”

“就是我的孩子载淳，生出来三年了，也没见过几面，端午节那天看到他不很认娘了，对我疏生生的，对中宫倒亲热得多。自己孩子不像自己养的，好不叫人伤心。说是什么祖制，生下来孩子都得脱开亲娘，好像怕我将来恃着孩子做皇帝，便有什么事儿闹出来似的，特地要孩子跟我生分起来……”说着鼻酸酸的，忍不住掏巾子。

李莲英早将巾子递上来。

懿贵妃向李莲英投一瞥感谢的眼神，接过他递的巾子印印鼻。

醇福晋安慰道：“这是没得说的，姐姐已经因生下阿哥而得封贵妃，憨爷只得这一位阿哥，将来你便是皇太后，忍住一些时也就好了。孩子本来就是不懂亲疏，有奶便是娘，他还只初学步呢！将来他上书房，懂了事，自然会爱慕生身亲娘的。”

懿贵妃擤擤鼻说道：“这日子才叫人难等。”

醇福晋笑道：“那算什么！想想我们做孩子时候那种孤苦生涯，我们应该替阿哥欢喜的。他一生下来便有八个保姆、八个乳母、四个针线上人、四个浆洗上人、四个灯火上人、四个灶锅上人伺候，那门福气，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。现在学行了，又有四十个内监做谄达，教他吃，教他说话步行……”

懿贵妃截住道：“这些管他呢！你提起我们孤苦生涯，我倒几乎忘记了。我

想托你的不是别的事，是请你在外边着人打听打听我们的吴棠恩公。我们受人的恩，这时候该报答了。”

原来懿贵妃还未选入宫时，是一个落魄在安庆的失脚满洲官僚的女儿。父亲姓那拉，名唤惠征，曾以司员的地位放了安徽芜湖海关道，这是前清道字班里最阔气的缺。好像官场是成了例的，做了肥缺的官，愈发多贪污事件。惠征没有例外，把贪赃纳贿都半公开着做了。待得被人参劾，撤任调省，还要吐出贪污所得的银子，整千整万地向里外打点人情，才免了被扣押在按察衙门里清理侵吞公款之苦，悄悄偕了两女一子和太太佟佳氏搬到安庆。在安庆安享了几年，看看手里挣来的孽钱只剩万把银子，想着坐吃山空非计，恰巧那年当安徽巡抚的是他的好朋友鹤山，他又动了官瘾，把剩的万把银子拿出来，并将太太的金珠首饰，拼拼凑凑得两万银子，趁着鹤山巡抚做生日的时候，暗地送去孝敬，求巡抚保荐他办赈务，因为他看出当时安徽北面闹水灾，正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哩！谁知运气不济，活该倒霉，那鹤山巡抚受了他的礼物，正在打点替他上折子保举，却就在第三天发了疝气，活活痛死了。署理遗缺的人恰是惠征对头的按察使，他不买惠征的账，把赈务保了别人办。惠征钱已去了，还抹一鼻子灰，家道就这样一下子穷下来，连上了大瘾的鸦片烟也告绝粮，不要说破财痛心气病了他，便这烟瘾一发也得要了他的老命！只挨了几天，惠征便撇下一对千娇百媚的女儿兰儿、蓉儿和呆头呆脑的儿子桂祥死了，萧条身后，还靠了邻舍帮忙殓棺租船，把这母子四人送回北京。在炎凉世态中，没有一个官里人理会这孤雏寡妇的，他们也不敢希望有雪中送炭的人了。

丧舟行过清江浦时，天色晚了，丧舟便泊下来，舟中的孤儿寡妇照例依时举哀。兰儿捧了冥镪出来船头，正要焚烧，只听得岸上一声呼唤道：“是这里了，抬过来吧！”

便有四个体面家人，抬了一只包袱上船来。

兰儿呆了一呆，捧着冥镪问道：“你们来做什么？这里是丧舟哩！”

“不错，我们是奉吴老爷命，来送赙仪的。”

说着便将三百两银子和帖子放下就走了。在饱受冷眼的一家丧主看来，简直是意外，看那帖子写的是：

赙仪三百两

下款是：

吴棠

母女们都呆了，她们从未听过父亲生前有这样的朋友。兰儿急追上岸，想追着那体面家人问个明白，却是已经远了。吴棠！这个人名又不像满洲人。那时汉人正在酝酿着反满，洪秀全已底定广西，移檄江南江北，人心浮动，在这样空气里，竟有吴棠向这毫无关系的丧主致赙，怎不叫人奇怪呢？她便向岸上人家打听吴棠是什么人。被问的人回道：“你问吴老爷吗？这便是本县的父母官。你问他做什么？”

兰儿益发惊异，回到船上跟母亲说起，便写了个谢帖，着桂祥送到衙门里。

账房收到了谢帖，却惊诧起来，因为他奉命封三百两银子，说是送给一个运柩回乡的陈姓同乡做赙仪的，现在谢帖竟是满洲贪官惠征的儿子的名字，这就太奇怪了！连忙带了帖子走进上房参见吴棠，把这蹊跷说出来。吴棠也吃一惊，唤出家人来问话，晓得是误送到不同的丧舟去了。要追讨呢，又像笑话。听家人说，船上的满洲姑娘生得十分娇美，也想看看，便索性做个人情到底，立即备了衣冠，骑马出城，跑到河边来，由家人指明了船只，跑上去亲自慰唁一番，把兰儿看个饱。

虽然银子不算多，在当时的穷困里，却是很叫人感激的人情。回到京里，直到被选入宫为止的时间内，一家生活也靠这三百两维持，所以兰儿做了懿贵妃，便一直想报答吴棠。那时她对朝政还不敢过问，便只好先托妹子在外边打听。

醇福晋连应几个“是，是”，便起身告辞。

懿贵妃却向皮硝李再望一眼，问醇福晋道：“他唤什么名字？”

醇福晋答道：“他唤作李莲英。”

懿贵妃笑道：“李莲英，我用了你的手帕，不好还你，将我的赏给你吧！你会体贴人！”

说着掏出一条粉红手帕放在他手里。李莲英忙跪下谢赏，把帕子小心放到贴胸的怀袋里。懿贵妃再叮咛了醇福晋几句话，看她上了轿子去了，才回“天地一家春”。



## 春闺怨

皇帝的滥情她早就身受着的，现在她晓得四春也并不是能缚住皇帝心意的人。原来皇帝对迁都不感兴趣，却并不是为着什么江山情重，而是为着和御史争恋一个男戏子！

“天地一家春”是圆明园里一所采用罗马文艺复兴期式的宫馆。原来这座圆明园是将明朝外戚徐伟的别墅旧址改建的，本来唤作畅春园，园中宫馆便都用春字作名。乾隆皇帝弘历时又加修筑扩大，凡南巡所见名胜地方，都叫人模写了回来，在园内依样构筑起来。海宁的安澜园、江宁的瞻园、吴县的狮子林、钱塘的小有天，都被依样仿筑在园内，改名唤作“杏花春”“武陵春”“牡丹春”“海棠春”。那时有一个意大利人郎世宁，归化中国，做着内廷供奉，也参与这个建筑圆明园计划，见皇帝是那样高兴仿筑各地名胜，便也将他在罗马所见的宫殿，绘图样进呈，并照样筑起来，把个夸大狂的乾隆皇帝弘历乐不可支，仿佛全世界的名胜都聚在圆明园里了，便将这一所西洋式宫馆命名为“天地一家春”。中间经历过嘉庆、道光两朝，经常修葺，百多年没有荒废过，还随时添置了不少新事物。园中树木因为年深月久，益发参天覆地，姿致幽深，使这个园子显得无比的庄严神秘。

除了“天地一家春”是给懿贵妃住着之外，其他四所春馆，咸丰异想天开，要给江南汉女来住。他一声示意，就有懂得巴结的管园大臣文丰，在海宁、江宁、吴县和杭州各选了一个绝色女子送进来。海宁女子便唤作杏花春，江宁女子便唤作武陵春，吴县女子便唤作牡丹春，杭州女子便唤作海棠春，给她们各用派住的宫馆名做名字，倒把她们的真姓名也失传了。皇帝的住处就是敷春堂，意思是春是由他一人去敷施的。尽管那时候江山已不大稳，内有叛乱，外有侵略，可是做皇帝的人只要将这些事责成他的臣下，他自己高兴时听听消息，闷来时还是向园里寻欢作乐的。皇后钮钴禄氏，并不住在园内，只住在紫禁城里的坤宁宫。对咸丰的荒唐她无力阻谏，只有悄悄躲在深宫，不闻不见，心安理得，只拼着守活寡一辈子就是了。似乎做皇后的命运自古就是如此的。

懿贵妃回到“天地一家春”里，懒洋洋在西洋式圈椅上坐下来，早有宫女递上白金水烟斗来，凑到她的嘴上，另一宫女便吹着纸煤，给她烧了一口烟。懿贵妃冷面无欢，把白色的烟向空徐吐着，说着：“给我喊小安子来！”

一个宫女战战兢兢领命出去找安德海。安德海是伺候懿贵妃的梳头太监，除了梳头，本来就什么事也不必做的，可是懿贵妃多么寂寞呀！皇帝常常不知跑到什么春那里。今天在海子里舟游，还是沾妹妹的光，是咸丰听见小姨子进来，便跑来陪着玩的，可是他又给什么天津急电拉回敷春堂去了。不知他今晚还会来不，她便要去找安德海了。

吃了几口烟，懿贵妃等安德海等得不耐烦。她举头外望，庭前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洋式花坛，左右两座喷水池，水柱激起八九尺高，像两棵水树，水从两条铜龙口中喷出来，水花散回池里，像撒下两幢，映着日光发出七彩虹霓。隔着这彩帐，望得见远远的玉兰树下有两人跑着来，领头的是安德海，跟着后面的便是去召唤的宫女。

懿贵妃冷笑道：“才放一忽儿空，便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他哪里还把我放在心上！”

吩咐宫女拿出打屁股的板子伺候。不一会儿，安德海已跑到跟前，垂手打个千儿，不待懿贵妃开口，便先回话道：“奴才刚才碰见六爷来！”

懿贵妃冷笑道：“油嘴奴才！碰见哪个五爷、六爷，便是躲懒的道理么？先打十板再说！”

安德海强笑道：“不是奴才躲懒，奴才见肃顺六爷来着！为要听听他说什么，奴才这才耽搁了一会儿的。”

“好油嘴！还不是诌出来骗我的么？你道我怕肃顺，便拿肃顺做护符？你想拣高枝儿飞，还远着哩！肃顺是什么东西，你要唤他六爷？先给我掌嘴！”

安德海连忙先举手自己狠狠掌自己的嘴巴，一面自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！你只该碰着肃顺时，堵着耳朵，闭着眼睛，管他说什么鬼子兵船开炮快要打到北京，这干你做奴才的屁事！你偏要耽搁那许久，活该吃打！”

懿贵妃听着呆一呆，喝道：“住手！你说什么打到北京来了？”

安德海叩了个响头道：“谢贵妃饶打！”

懿贵妃道：“起来吧！肃顺说了些什么？你说。”

安德海又叩一个响头道：“谢贵妃恩典！”便站起来说道：“本来奴才是不想听的，

只因走过敷春堂，瞧见怡亲王、郑亲王和肃顺都在那里。奴才不晓得了什么大事，便在窗外站了一会儿。好不吓煞人哩！听说是英国兵船又向大沽炮台开仗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懿贵妃看看他打红了的脸一眼，心里有点儿不忍。宫女端上一盅参汁，她接着呷了一口，便回头向宫女道：“拿我的参汁赏他！”

宫女含笑接了下去，懿贵妃才又问道：“谁说他们要打到北京来？”

安德海谢了赏，起身接着参盅儿道：“是肃顺说的。奴才听见他说，天津太近北京了，像这样子隔些时便又来一次开火，不免有一天要认真打一场。他劝慈禧说，不如暂到热河避避，连四春带去，这边的事他可以留着照顾，就是这些话。”

“鬼话！”

听到肃顺居然建议带同四春往热河的消息，懿贵妃便像一头母狮怒吼了。她一把抓住安德海，站起来说道：“慈禧怎么说？他舍得抛下北京吗？前年长毛打得那么凶，也不曾走避，难道为着几条鬼子兵船便吓慌到要走吗？究竟是多大兵船？僧格林沁守在大沽口干着什么来着？”

她抓住安德海当皇帝似的，滔滔提出抗议来。

安德海一额汗，吃吃答道：“奴才还未曾听到慈禧说什么，便奉到贵妃的召唤赶回来。”懿贵妃把他一推，骂道：“没用的蠢材！快去打听了回来话吧！”安德海连声“是，是”，耸肩退下，抹抹汗向敷春堂走了。

敷春堂里还在紧张着，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、恭亲王奕訢、军机大臣穆荫、御前大臣肃顺等一班掌握国政大权的皇室首脑，正围在皇帝的炕前。他们是在穆荫跟皇帝入敷春堂后，陆续跑来的。他们都给英国兵船炮轰大沽口的消息震动着而跑来聚议。敷春堂不比紫禁城内的朝堂那样严肃，他们又都是皇帝的兄弟侄子，因此很随便地发表意见。

“我看都是林则徐不好！”已经顶住了鸦片烟瘾的穆荫这样说着。

恭亲王瞪他一眼道：“林则徐被贬才是冤枉的。他在广东打得很好，如果在那时沿海各地也和广东一样布防，就不会有舟山宁波之辱。不会有乍浦吴淞之辱，不会有南京条约，不会割地求和，不会失香港，也就不会在事隔二十年后的今日，还受着这些气。”

咸丰听见提到他父亲道光皇帝的失策，便攥眉叹一口气道：“往事不说，现在你们看是打呢，还是和呢？”

恭亲王道：“打！为什么不打？他们劳师远出，先犯了兵家大忌，我想僧格林